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第一三二回 設華筵良朋守歲 兜喜神名妓迎春

且說章秋谷聽了陸麗娟的話，便對他擺一擺手道：「沒有別的客人，你就叫他們擺罷。」麗娟聽了，便指揮著一班娘姨、大姐七手八腳的排起來。秋谷便邀客人座，辛修甫等便也隨意坐下。秋谷看那桌子上的菜時，見齊齊整整的排著□六個碟子，弄得□分精緻。堂子裡頭年夜飯的菜，本來原只得□二個碟子，四大四小，一個暖鍋。如今陸麗娟格外要好，在例菜之外又另外添了幾樣。一會兒，相幫帶著紅纓帽送上魚翅。秋谷見了，不覺把雙眉一皺。陸麗娟知道秋谷的性情，見他眉頭一皺，便對他笑道：「耐勿要實梗囑，生來規矩是實梗樣式呀。」秋谷一笑，也不開口。等了一回又送上一個暖鍋，開了蓋看時，卻是一鍋絕清的雞湯，沒有一些兒渣滓。接著又送上幾個盤子，盤子裡頭都裝著生片的山雞片、腰片、雞片、肉片。原來陸麗娟知道秋谷喜歡吃這個東西，特地為他預備的。秋谷見了心中大喜。無奈雖然愛吃，方才已經在家裡頭吃了一頓來的，肚子裡裝不下許多。只吃了幾口湯，燙了幾片山雞片吃了，就放下牙箸不吃。陸麗娟還在那裡盡著讓他，秋谷搖一搖頭道：「方才吃飽了來的，不能多吃。難道在你這裡我還和你客氣麼？」麗娟聽著方才罷了。

一回兒大家散席，立起身來。秋谷意思想要回去，麗娟攔住道：「故敬辰光差勿多天亮快哉，耐搭仔俚篤三位來浪倪搭坐歇，大家講章講章。晏歇點等天亮仔，大家一同出去兜喜神方阿好？」秋谷還沒有答應，辛修甫先拍手道好，陳海秋和王小屏聽了也都□分高興，秋谷便聽了陸麗娟的話兒，回身坐下。

麗娟叫娘姨泡上茶來，秋谷端起來茶碗來隨便喝了一口，覺得這個茶和方才的茶不同，滿口清醇，風生兩腋，連忙拿起來仔細看時，只見細葉浮香，螺芽蕩影，竟是色、香、味三者兼備的好茶。秋谷便問陸麗娟道：「你們這裡那裡來這樣的好茶？」麗娟道：「格個茶葉是江西客人送撥倪格。倪也勿曉得俚好勿好。倪搭多煞來浪，耐末末拿兩瓶去阿好？」秋谷聽了大喜，連忙道謝。麗娟斜了秋谷一眼笑道：「耐搭倪客氣起來哉，阿是？」秋谷聽了微微一笑，也不再說。

不多一會，已經聽得遠遠的雞聲唱曉，玻璃窗上微微的透進曙光。陸麗娟忙忙碌碌的對著鏡子洗了個臉，重勻粉面，再畫蛾眉，換了一身衣服，朝著秋谷笑道：「難倪去罷。」秋谷聽了，便同著辛修甫等立起身來，同著陸麗娟走下樓梯。還有幾個陸麗娟的同院姊妹也同著走在一起，大大小小男男女女約有□幾個人。

秋谷一面走著，一面細看他們的打扮：只見他們一個個都是戴著滿頭珠翠，身上也有草上霜皮襖，也有狐皮襖。下面都是大紅縐紗百褶宮裙，飄飄的垂著許多裙帶。陸麗娟還穿著一雙紅緞弓鞋。一個個都打扮得裙襖鮮明，花枝招展。一群人走出大門，陸麗娟立定了腳道：「今年喜神方是東南方，倪穿過同慶裡去阿好？」大家都依著他的話兒，一直走進同慶裡去。在四馬路兜了一個轉身，在路上遇見無數的信人，都是出來兜喜神方的。一個個都是打扮得滿面春情，一身香豔。也有幾個信人認得秋谷的，都朝著他點頭微笑。秋谷也略略招呼，只覺得眼睛裡頭印著無數的美人影子，差不多就有些像那河陽滿縣之花，金谷回風之隊。秋谷一邊走著，一邊細看，心上□分高興。

兜了一回，大家都回到久安里來。秋谷和修甫等方才坐下，只見陸麗娟笑迷迷的，走過來對著眾人說道：「難末倪要拜年哉。」修甫等連忙攔住。大姐阿金妹在旁笑道：「二少，今朝開仔果盤去罷。」秋谷不答，只點一點頭。阿金妹便招呼出去。一會兒果盤上來，又有許多娘姨、大姐的小孩子，七長八短的和秋谷等拜年。

秋谷便拿出幾張鈔票遞給陸麗娟，叫麗娟替他開發。麗娟接過來，點了點頭道：「用勿著實梗幾化碗。」秋谷擺手道：「你去開發就是了，不要管他多少。」修甫和小屏等也都拿出一張鈔票來給那幾個小孩子做壓歲錢。秋谷略坐一回，便立起身來同著眾人走了。

一個新年裡頭，秋谷雖然沒有什麼事情，但人來人往的，許多朋友都來拜年，秋谷也免不得一家一家的挨門回禮，倒著實忙了幾天。直忙到過了正月初五，方才略略空閒些兒。

到了初六那一天，秋谷早上起來，剛剛吃過點心，忽然家人傳進一張名片來，說有人拜會。秋谷接過名片看時，只見名片上端端正正的寫著「王定」兩個大字。

原來這個人叫做王安閣，也是秋谷的同鄉。秋谷平日之間雖然和他相識，卻彼此不甚往來。當下秋谷看了這個名片，心上很覺得有些詫異，暗想他無緣無故的來找我做什麼？便叫家人請在書房裡坐，自己穿上馬褂，隨後走進書房。

王安閣一見了秋谷的面，便慌慌張張的說道：「你們令表叔病重得狠，現在住在我們輪船公司裡頭，請你去探望一下。萬一出什麼亂子，你們是親戚，大家也好有個商量。」秋谷聽了摸頭不著道：「你說的究竟是那一個？我們親戚在上海的多得很，表叔也不止一個，你這樣沒頭沒腦的，我知道是說的那一個呢？」王安閣聽了方才說道：「就是那位馬山甫先生，你難道不知道他的事情麼？」秋谷愕然道：「我那裡知道他什麼事情！只去年除夕的那一天，他還在陸韻仙那裡請我吃酒，我看他精神很好，那裡會病得這般快當！」

王安閣聽了歎一口氣道：「他這個病，就是為著陸韻仙身上氣出來的，你還提什麼陸韻仙不陸韻仙。」秋谷聽了吃了一驚，連忙問道：「到底怎麼的一件事情？」

你且講給我聽聽。」王安閣道：「這件事兒，說起來話長得很，一時也說不清楚。

我今天是特地來請你過去，大家好商量個主意。馬車現在門外，請你就去一趟，我們在馬車裡頭慢慢的講何如？」秋谷聽了，自然答應。便立時立刻的同著王安閣走出大門，坐上馬車。在馬車裡頭，王安閣方才把馬山甫和陸韻仙的交涉一一的和章秋谷說了一遍。

看官，你道馬山甫究竟為著什麼事情要氣到這般田地？原來馬山甫住在陸韻仙院中過了除夕，又到新春。正月初一那一天，陸韻仙自然好好的和哄著他，哄得馬山甫□分歡喜。馬山甫既然住在那裡，自然免不得要開個果盤，又有許多相幫、娘姨都進來和他拜年。馬山甫不知道開銷的規矩，只說去年平空花了三百塊錢，今年的一切開銷都要省儉些兒，要想在陸韻仙身上省出這三百塊錢來，便一古腦兒只拿了□塊錢出來。陸韻仙大為詫異。無奈是正月初一，新年的第一天，不好向他爭論。

過了一天，陸韻仙方才對著馬山甫說道：「耐昨日仔格□塊洋錢，到底還是付格果盤洋鈔呢，還是撥俚篤格壓歲洋鈔？」馬山甫聽了道：「什麼壓歲不壓歲錢，我是一古腦兒開銷在裡頭的。」陸韻仙聽了冷笑一聲，也不言語。馬山甫糊裡糊塗的，那裡看得出來。

到了晚間，陸韻仙又來和馬山甫說道：「有件事體要來搭耐商量，勿知耐阿答應勿答應？」馬山甫問：「什麼事情？」陸韻仙道：「今朝倪房間裡向有幾個吃酒格客人，房間擺勿落哉。阿好委屈點耐，請耐到後房去坐歇，橫豎耐是倪搭格老客人哉，總嚙啥勿好商量格。」馬山甫聽得要他讓出房間來給別的客人吃酒，心上自然不願意；無奈聽了陸韻仙的兩句話兒，說他是老客人，心上又高興起來，不因不由的點頭答應。陸韻仙便同著他到後房坐下，又說了幾句對勿住，便匆匆的走了出去。

馬山甫一個人冷冷清清的在後房坐了半天，聽著那前房的客人猜拳吃酒，又夾著信人唱曲的聲音，鬧作一團。馬山甫心上不由得有些發起酸來，便一個人踱出後房，到外面去打了一個轉身，看得清清楚楚。原來陸韻仙本來有四個房間，馬山甫占了一間，還有三間。馬山甫起先只認著他幾個房間裡頭都有客人吃酒，不料自己出去看了一眼，只見那幾個房間都靜悄悄的，人影兒也不見一個，剛剛只有自己住的一間房間有個客人在那裡擺酒。這原是陸韻仙有心怠慢馬山甫，取瑟而歌的意思。

到了這個時候，馬山甫就是個石頭做成的人，也不由得大怒起來。想要立刻叫了陸韻仙出來問他，卻又沒有個人去叫他。好容

易等了一回，方才見一個小大姐在房裡頭跑了出來，馬山甫連忙叫住他，叫他去叫陸韻仙出來。那個小大姐聽了也不答應，也不回言，只抬起頭來看著馬山甫「嘻」的一笑，便跑了開去。馬山甫氣得發昏。又停了一會，見陸韻仙的跟局大姐出來，馬山甫氣沖沖的和他說了。那大姐冷冷的答應一聲，回身走進房去。不多時又走了出來，只對著馬山甫說道：「先生嘸撥工夫。」剛剛說了這一句，便把身體一扭，回身便走。

馬山甫這一氣非同小可，想要闖進房去發作一場，轉念一想：「上海地方比不得別處，堂子裡頭是不能混闖房間的。萬一個別的客人不答應起來，那時自己的氣出不成，倒反受別人的一場羞辱。」想來想去想不出一個法兒，只得忍著一肚子的氣，跑到輪船公司來找王安閣。正是：

眼前恩愛，都成一霎之花；心上溫存，剩有雙棲之影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請看下回分解。